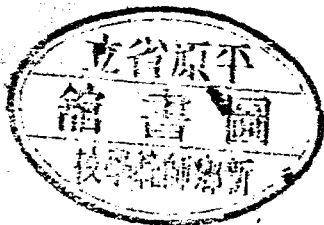


貧家傳

趙樹理著



冀南新華書店印行

分類	文學
書號	0291

寶家傳

著理樹趙



3 0610 0615 5

行印店書華新南冀

傳家寶

趙樹理

有個區幹部叫李成，全家一共三口人——一個娘，一個老婆，一個他自己。他到區上做工去，家裡只剩下婆媳兩個，可是就只這兩個人，也有些合不來。

在鄉下，到了陰曆正月初二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，在本年（一九四九年）這一天早飯時，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：

李成娘叫着媳婦的名字說：「金桂！準備準備走吧！早點去早點回來！」她這麼說了，覺着一定能罵媳婦以爲自己很開明，會替媳婦打算。其實她這次的開明，還是爲她自己打算：她有個女兒叫小娥，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砦，因爲女婿也是個區幹部，成天不在家，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。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，來了母女們還不談談

959139

心病話？她的心病話，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，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推走，免得一會小娥來了說話不方便。

金桂是個女勞動英雄，一冬天趕集賣煤，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，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，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。這天要是村裡沒有事，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，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，區上有通知，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裡開幹部會，佈置結束土改工作，她是個聯會主席，就不能走開。她聽見婆婆說叫她去走娘家，本來可以回答一句『我還要參加開會』，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，因為她知道婆婆對他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，這樣一答話，保不定就會吵起來，因此就另找個理由回答說：『我暫且不去吧！來了客人不招待？』

婆婆說：『有什麼客人？也不過是小娥吧？如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？』

金桂說：『姐姐來了也是客人呀？況且還有姐夫啦？』

婆婆不說什麼了，金桂就去切白菜，準備待客用。她切了一棵大白菜，又往水桶裡舀了兩大瓢水，提到案板跟前，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裡去洗。

李成娘一瞥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着不順眼。第一，她覺着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。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，走一步路還得又帶腿，金桂提兩個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，她一輩子常用的是用碗往鍋裡舀水，金桂用的大瓢全憑就可以添滿她的水鍋了。這怎麼來個女人？第二，她洗一碟白菜，只用一碗水，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，她覺着這也太浪費。既然不願罷了，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，可是該說什麼呢？說個「不像女人」吧，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，因此也只好以「反對浪費」為理由，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。

「一碟白菜就用半桶水？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！」

「兩碗水吧，什麼值錢東西？到河裡多挑一担就都有了！」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。

「你有理！你有理！我說的都是錯的！」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，氣色有點不好。

金桂見李成娘發了嘴，知道自己再說句話，兩個人就會吵起來，因此也就忍得這口氣，沉住氣洗自己的菜。

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是不滿意，而就有，她洗菜用的水多，炸豆腐用的油多，她

火有些手重，滾水滾得太響……不說好像不够個婆婆派頭，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。反正總覺着不能算個好媳婦。金桂倒很大方，不論婆婆說什麼？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，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，也不很認真。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，洗了估不着的傢具，潑了水，掃了地上的菜根葱皮，算是忙了一個段落。

把這段事情作完了，正想向婆婆說一聲她要去開會。忽然覺着房子裡總還有點不整齊，仔細一打量，還是婆婆床頭多一口破黑箱子。這口破箱子，年頭臘月大掃除她就提藏放到床下。後來婆婆不同意，就仍放在床頭上，可是現在看來，還是搬下去好——新毯子新被褥頭上放上個唾牙裂嘴的破箱子，像個什麼擺設？她看了一會，跟婆婆商量說：「娘！咱們還是把這箱子搬下去吧？」

婆婆說：「那廢你的什麼事？」

婆婆雖然說得帶氣，金桂却毫不認真，仍然笑着說：「那破破爛爛像個什麼樣子？你不怕我姐夫來了笑話？來咱們搬了吧！」

婆婆仍然沒好氣，冷冰冰地說：「你有氣力你搬吧！我跟你搬不動！」

她滿以為不怕金桂有點氣力，一個人總搬不下去，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應了一聲「可以」，就動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，用胸口把二頭壓低了，然後雙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，站起來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。

金桂卷了一陣氣力，才喘了兩口氣，誰知道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來。婆婆用擲擲上喊口令的口氣說：「再給我搬上來！我那箱子在那裡擱了一輩子了！你怕丟人你走開！我不怕丟我的人！」金桂見婆婆真生了氣，弄得摸不着頭腦，只怪自己不該多事。婆婆仍是堅持「非搬上來不可」。

其實也不奇怪。李成娘跟這口箱子的關係很深，只是金桂不知道罷了。李成娘原是個很能幹活的女人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手裡沒做的就覺着不舒服。她有三件寶：一把紡車，一個針線筐和這口黑箱子。這箱子裡放的東西也很豐富，不過樣數很簡單——除了那個針線筐以外，就有些破布。針線筐是柳條編的，紅漆漆過的，可惜舊了一點——原是她娘出嫁時候的陪嫁，到她出嫁時候，她娘又給她作了陪嫁。不記得那一年磨掉了底，她用破布糊糊起來，以後破了就糊，破了就糊，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層，現

在不只弄不清是什麼顏色，就連御條也看不出來了，裡邊除了針、線、皂、剪、頭針、髮子之類，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。破布也不少，恐怕就有二三十斤，都是二捆一捆捆起來的。這東西，在不懂得的人看來一捆捆都一樣，不過都是些破布片，可是在李裁娘看來却不那樣簡單——沒有洗過的，按塊子大小捲；洗過的，按用處捲——那一捆叫補衣服，那一捆叫打補（就是用麵糊把破布裱起來叫做鞋用），那一捆叫墊鞋底，各有各的轉點，各有各的記號——有用布條捆的，有用紅頭繩捆的，有用各種顏色線捆的，跟機關裡的魯宗（公事）上編得有號碼一樣。裝這些東西的黑箱子，原來就是李家的，可不知道是那二隻子倒下來的！拘卯（官名叫「褲子」）完全壞了，角角落落都纏上廢紙用麻繩穿著，底上積上糞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，線也快脫落完了，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。這一箱裡表都在數，再加上一架紡車，就是李裁娘的全番家當。她守着這份家當，活了三輩子，補補縫縫那一天離了也不行。當李成爹在的時候，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，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，可惜李成爹在時，家裡只有二畝田城地，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傭漢，人越窮定越婦越貴，根本打不起這主意。李成爹死後，共產家來了，

自己也分得了地，不孝幾年家媳婦也不要錢了，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，李成娘在這時候，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（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）。一九四〇（就是結婚後的九天裡），爲了考試媳婦的針工，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，她認爲很滿意，比她自己做的細緻。可是過了幾個月，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裡做活，不愛坐在家裡補補衲衲，就覺得有點就心。她先跟李成說：「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……」李成說：「我看還是地裡要緊！我自己是村裡的農會主席，要多誤些工，地裡有個人幫忙更好。」半年之後，金桂被村裡選成勞動英雄，又選成婦聯會主席，李成又被上級提拔到區上工作，地裡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，家事也交給金桂管，從這以後，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，做什麼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，這才叫李成娘着實悲觀起來。孩子在家餉時候，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，不用直接打衝鋒；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兩個，問題就慢慢出來了——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寶貝往下傳，媳婦覺着那裡邊沒大出息，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，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，誰也說不服誰。只要明白了這段歷史，你就會知道金桂藏了鐵箱子，李成娘爲什麼就會發那麼大脾氣。

金桂見婆婆的氣越來越大，不願意把事情擴大，就想了個開解的辦法，仍然笑了笑說：「娘！你不要生氣了！你不願意叫搬下來，我還給你搬上去！」說着低下頭去又把箱子從床底拖出來。她正準備往上搬，忽然聽得院裡有個小女孩叫着：「金桂嫂！公所叫你去開會啦！區幹部已經來了！」

二

這小女孩叫玉鳳，和金桂很好。她在院裡叫着「金桂嫂」就跑進來。李成娘一聽說叫金桂去開會覺着又有點不對頭，嘴裡嘟囔着說：「天天開會！以後就叫你們把『開會』吃上！」

玉鳳雖說才十三歲，心眼兒很多，說話又伶俐，她沉住氣向李成娘說：「大娘！你還不知道今天開會幹什麼嗎？」

「我倒管他哩？」李成娘才教訓過金桂，氣色還沒有轉過來。

玉鳳說：「聽說就是討論你家的地！」

「那有什麼說頭？」

「聽說你們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，村裡人都不贊成。」

「誰說的？四五十個評議員在大會上給我分的地，村裡誰不知道？挑的……」玉

鳳本來是逗李成娘，李成娘却當了真。

李成娘認了真，玉鳳却笑了。她說：「大娘！你不是說開會不抵事嗎？哈哈……」

李成娘這時才知道玉鳳是逗她，自己也忍不住一邊笑，一邊指着玉鳳說：「你這個

小搗亂鬼！」

金桂把箱子從床下拖出來正預備往床上搬，玉鳳就叫着進來了。她只顧聽玉鳳跟自己的婆婆倒蛋，也就停住了手站起來，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鳳都笑了，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們笑了一聲，笑罷了仍舊彎下腰去搬箱子。

李成娘這一會氣已經消下去，回頭看見床頭上沒有那口破箱子，的確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寬大得多，也排場得多，因此當金桂正彎腰去搬箱子的時候，她又變了主意：「不用往上搬了，你去開你的會吧！」

金桂見婆婆的氣已經消了，自然也不願意再把那東西搬起來，就答應了一聲「也好」，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，然後又把床上放箱子處地方的灰塵掃手一下。她這邊掃了一邊開玉鳳：「隨上誰來了？」

玉鳳說：「你還不知道？李成壽回來了。」

「你又說瞎話！」

「真的！他沒有回家來嗎？」

正說着，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進來，大家說了幾句見面話以後，金桂問：「我姐夫沒有來？」

小娥說：「來了！到村公所開會去了！」——你怎麼沒有去開會？」

金桂抓在玉鳳一條胳膊又用一個拳頭向她頭上虛張聲勢地問她：「你不是說是你李成壽回來了？」

玉鳳縮住脖子笑着說：「一提他你笑得不是快點？」

「你這個小搗亂鬼！」金桂輕輕在玉鳳脊背上用拳頭按了一下放了手，回頭跟小娥

說：「姐姐！我要去開會，顧不上招呼你！你歇一歇跟娘兩個人自己做飯吃吧！」小娥也說：「好！你快去吧！」李成娘爲了跟小娥說起心病話來方便，本來就想把金桂推走，因此也說：「你去吧！你姐姐又不是什麼生客！」金桂便跟玉鳳走了。這時家裡只留下她們母女兩個。

小娥說：「娘！我一冬天也顧不上來看你一眼！你還好吧！」

「好什麼？活受嗷吧！」

「我看比去年好得多：床上也有了新褥新被了！衣裳也整齊乾淨了，也有媳婦了……」

……

李成娘的心病話早就悶不住了，小娥這一下就給她引開了口。她把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不提媳婦不生氣；古話說：「娶個媳婦過繼出個兒」（這是當地流行的一句俗話），媳婦也有本事，孩子也有本事，誰還把娘當個人啦？」說着還落了幾點老淚。她擦過淚又接着說：「人家一手遮天了：裡裡外外都由人家管；過了大事人家會跑到區上去找人家的漢。人家兩個人商量成什麼是什麼，大小事不跟咱通個風。人家辦

成什麼都對！咱還沒有問一句，人家就說「你摸不着！」外邊人來，誰也是光找人家！誰還記得有個咱？唉！小娥！你看娘還活得像個什麼人啦？——說起心病話來沒個完。你還是先做飯吧！做着飯娘再慢慢告訴你！」

小娥說：「一會再做吧，我還不餓哩！」

「先做著吧！一會他姐夫回來也要吃！」

小娥也不再推，一邊動手做飯，一邊仍跟娘談話。她說：「他姐夫給我們鎮上的婦女講話，常常表揚人家金桂，說她是勞動模範，要大家向她學習，就沒有提到她的缺點。照娘這麼說起來，雖說她勞動很好，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啊？」

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什麼好勞動？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。她那勞動呀，叫我看來是狗捉老鼠，多管閒事！要過她一年了，她括過幾回針？紡過幾條線？」

小娥笑着說：「我看人家也吃上了，也穿上了！」

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長了一些說「破上錢誰不會要派頭？從前我一年吃不上二斤

油，人家添了以後是一月一斤，我在貨郎擔上買個針也心疼不得了，人家到集上去鞋舖買鞋，裁縫舖裡做制服，打扮得很時興。」這老人家，說着就帶了氣，嗓子越提越高：「不嫌敗興！一個女人家到集上買着穿！不怕別人劃她的脊梁筋（也是當地的俗話，意思是說不怕別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話她）……」小娥見她動了氣，趕緊勸她，又給她倒了碗水叫她潤一潤喉嚨，又用好多別的話才算把她的話插斷。

小娥很透脫，見娘對金桂這樣不滿意，再也不提金桂的事，却說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務事來消磨時間。可是女人家的事情，總與別的女人家有關係，因此小娥不論說起什麼來，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處湊。比方小娥說到互助組，她娘就說「沒有互助組來金桂也溜往外少跑幾趟」；小娥提到合作社，她娘就說「沒有合作社來金桂總能少花幾個錢」；小娥說自己住在鎮上很方便，她娘說就是鎮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誘壞了的；小娥說自己的男人當幹部，她娘說就是李成當幹部才把媳婦嬌慣了的。

小娥見娘的話左右擺不脫金桂，就費盡心思檢娘愛聽的話。她知道娘一輩子愛做針線活，愛紡棉花，就把自己年頭一冬天做針線活跟紡棉的成績在娘面前誇一誇。她說她給

合作社結了二十五斤線，給鞋舖納了八對千針底，給裁縫鋪定了半個月制服扣子。她說到鞋舖和裁縫舖，還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買鞋的事來，可是已經說開頭了不得不說下去。她娘呢，因為只顧滿意女兒的功勞，倒也沒有打斷女兒的話再提金桂的事，不過頭到末了，仍未免又跟金桂連起來。她說：「看我小娥！金桂那東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話，我也沒有說的！她給誰紡過一截線？給誰做過一針活？」她因為氣又上來了，聲音提得很高，連門外的腳步聲也沒聽見，趕到話才落音，金桂就揭着門簾進來了，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後面。

三

李成娘一見他們兩個人進來，覺着「真他娘的不湊巧」。

小娥覺得不對，趕緊把話頭引到另一邊。她問自己的丈夫說：「今天的會怎麼散得這樣快？」

她丈夫說：「這會只是和幾個幹部接一下頭，到晚上才正式開會。」

只說了這麼幾句簡單話大家坐下了，誰也再沒有什麼話說，金桂的臉色就很不平和。

金桂平常很大方，婆婆說兩句滿不在乎，可是這一次有些不同：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，可也是她的上級。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敗壞自己，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說？況且真要是自己的錯誤也還可說，自己確實沒錯，只是婆婆的見解不對，她覺得犯不着受這冤枉。

小娥的丈夫見她們婆媳的關係這樣壞，也斷不定究竟那一方面對。他平常很信任金桂，到處表揚她，叫各村的婦女向她學習，現在聽見她婆婆對她十分不滿意，反疑惑自己不了解情況，對金桂保不定有點信任太過，因此，就想再來調查研究一番。他見大家都不說話，就想趁空子故意擦一擦金桂。他笑着問小娥：「你們背地裡議論人家金桂什麼事，惹得人家鼓着嘴！」

金桂還沒有開口，李成娘就搶先說：「聽見叫她聽見吧，我又沒有屈說了她！你問她一冬天拈過一下針沒有？紡過一寸線沒有？」

婆婆開了口，金桂臉上却又和氣得多了。金桂只怕沒有機會辯白，引起上級的誤會，如今既然又提起來了，正好當面辯白清楚，因此反覺得很心平。她說：「媽！你講對都對，可惜是你不會算賬。」又回頭向小娥的丈夫說：「姐夫你給我算着：紡一斤棉花誤兩天，賺五升米；賣一趟煤或做一天別的重活，只誤一天，也賺五升米。你說還是紡線呀還是賣煤？」

小娥的丈夫笑了。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說：「你也算算吧！雖然都是手工勞動，可是金桂勞動一天抵住你勞動兩天！我常說的「婦女要參加主要勞動」就是要算這一個賬。」

李成娘覺得自己輸了，就趕緊另換一件估理的事。她又說：「那有這女人家連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，到集上去買着穿？」她滿以為這一下可要說倒她，聲音放得更大了些。

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說：「這個我也是算過賬的：自己織一身衣服得兩天，裁縫鋪用機器縫，只要五升米的工錢，比咱縫的還好。自己做一對鞋得七天，還得用自己的草

料，到鞋舖買對現成的才用斗半米，比咱做的還好。我九天賣九趟煤，五九賺四斗五，縫一身衣服買一對鞋，一共才花二斗米，我爲什麼要自己做？」

「等不得金桂說完，李成娘又發急了。她覺得兩次都輸了，總得再爭口氣——嗓子再放大一點，沒理也得強佔幾分。她大喊起來：『你做的對！都對！沒有一件沒理的。』又向女婿喊：『你們這些區幹部，成天勸大家節約節約！我活了一輩子，沒帶聽誰過什麼是「節約」，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，我這節約媳婦來了是月吃一斤。你們都會算賬，都是幹部！就請你們給我算算這筆賬！』」

她越喊得響亮，女婿越忍不住笑，等她笑完了，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。女婿說：『親老大家！你不要急！我可以替你算算這筆賬：兩個月一斤二斤油，一個人一天應該不着三錢，不能算多。「節約」是不浪費的意思。非用不行的東西，用了不能算是浪費。』

李成娘說：『你們這些當幹部的，是官官相爲，什麼非用不行？我一輩子吃糠嚼菜也活了這麼大！』

金桂說：『娘！我不過年輕點吧！還不是吃糠嚼菜的？這幾年也不是光咱吃得好！』

點，你到村裡打聽一下，不論那家一年還不吃一二十斤油？」

小娥的丈夫又幫着金桂說：「老人家！如今的世道變了，變得不用吃糠了！革命就是圖叫咱不吃糠，要是圖吃糠誰還革命呢？這個世道還是才往好處變，將來用機器種起來，打下的糧食能抵住如今兩三倍，不說一月吃一斤油，一天還得吃頓肉哩！」他這番話似乎已經把李成娘的氣給平下去了，要是不再說什麼也許就沒有事了，可是不幸又接着說了幾句，就又引起了大事。他接着說：「老人家！依我說你只用好吃些好穿上些，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！家裡的事你不用管它！」

「你們區幹部就說是這種理？我死了就不管了，不死就不能由別人擺佈我！」李成娘動了大氣，也顧不上再和女婿講客氣。她說金桂不做活，浪費還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，最要緊的是恨金桂不該替她作了當家人，弄得她失掉了領導權。她又是越說越帶氣：「這是我的一家！他是我娶來的媳婦，先有我來先有她來？」

小娥的丈夫說：「老人家！不是說不該你管，是說你上年紀了，如今的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！管不了！」

「管不了？娶過媳婦才一年啊！從前沒有媳婦我也活了這麼大！她有本事叫她另過日子去！我不圖活她的光！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氣，買個驢都不跟我商量！叫她先把我滅了吧！」

金桂向來還猜不到婆婆跟自己這樣過不去，這會婆婆婆婆這麼一說，也真正動了點小脾氣。她說：「娘！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！你想管你該管，我養上一個清淨算！」說着就跑回自己房裡去，小娥當她是回房去尋死，趕緊跟在碰後面。可是當小娥才跑到她門口，她却挾了個小布包返出來又跑到婆婆的房子裡，向婆婆說：「娘！讓我交代你！」

小娥看見已經變成氣了，趕緊拉住金桂說：「金桂！不要鬧！娘是老糊塗了，你……」

小娥的丈夫倒很沉得住氣；他也不勸金桂也不勸丈母，倒向小娥說：「你不用和稀泥！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務交代給老人家也好！老人家管住家務，金桂清淨一點倒還罷多做一點活！」又回頭向金桂擠了擠眼說：「金桂你不要動氣！說正經話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金桂見姐夫是幫自己，馬上就又轉得和和氣氣地順着姐夫的話說：「誰動氣來？」又向婆婆說：「娘！我不是跟你生氣！我不知道你想管這個！你早說來我就交代你了！」說着就打開小包，取出一本賬和幾疊票子來。

李成娘見媳婦拿出賬本，還以為是故意難爲他這不識字的人，就又說：「我不識字，不用拿那個來捉弄我！」

金桂仍然正正經經說：「我才認得幾個字？還敢捉弄人？我不是叫娘認字！我是自己不看賬記不得！」

小娥的丈夫也爬到床邊說：「讓我幫你辦交代！先點票子吧！」他點一疊向文母娘跟前放一疊，放一疊報個數目——「這是兩千元的冀南票，五張共是一萬！」「這是兩張兩千的，一張一千的，十張五百的，也是一萬！」……他還沒有點够三萬，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，可是也不好意思說接管不了，只插了一句話說「弄成這各色各樣的有什麼好處，那如從前那銅元好數？」女婿沒有管她說什麼，仍然點下去，點完了一共合冀南票五萬五。

點過了票，金桂就接着交代賬上的事。她翻着賬本說：「合作社的來往賬上，咱欠人家六萬一。他收過咱二斗大麻子，一萬六一斗，二斗是三萬二。咱還該分兩三萬塊錢紅，等分了紅以後你好跟他清算吧！互助組裡去年冬天羊屎糞，欠人家六升半工火食米。咱還存三張舊工票，一張大的是一個工，兩張小的是四分工，共是一個零四分，這倆是該咱得米，去年秋後的工資低，一個工是 升半。大後天組裡就要開會結束去年的



◀小娥的丈夫向小娥說：「我常叫你們跟金桂學習，就是叫學習這一大攤子」。

工賬，到那時候要踮人家找清……」

婆婆連二宗也沒有聽進去，已經覺得很討厭。她說：「怎麼有這麼多的窮事情？麻煩煩誰記得住？」

小娥聽着也替娘發愁，見娘說了話，也跟着勸娘說：「娘！你就還叫金桂管吧，自己攪那些麻煩作甚哩？這比你黑箱子裡那東西麻煩得多哩！」李成娘覺着不止比箱子裡的東西樣數多，並且是包也沒法包，捲也沒法捲，實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，她這會倒是願意還叫金桂管，可也似乎還不願意馬上說去驗話。

金桂仍然交代下去，她說：「不怕娘！只剩五六宗了！十有幾宗是和村公所有的，有幾宗是和集上的，差發賬上咱一共支過十個人工八個爛年，沒有算賬。咱還管過好幾回過路軍人的飯，人家給咱的米票咱還沒有兌。這兩張，每張是十一兩。這五張，每張是……。」

「實在麻煩！我不管了！你弄成什麼算什麼！我晚上翻清淨飯算拉到！」李成娘賭氣認了輸，把腿邊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。

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來。他說：「我原來不是說叫你一過幾年湊淨日子算了」
「又向金桂說：『好好好！你還管起來吧！』又向小娥說：『我常常叫你們跟金桂學習，就是叫學習這一大攤子！成天說解放婦女解放婦女，你們婦女想真得到解放，就得多做些事，多管點事，多懂點事！咱們回去以後，我倒應該照金桂這樣交代交代你！』」

一九四九年、四、一四

傳 家 寶

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

著 者： 趙 樹 理

出 版 者： 冀 南 新 華 書 店

門 市 部： 威 縣

分 店： 南 宮 衛 水

臨 清 大 名

鄭
文
清



930

57.63
97-8=2

	100
	127
	332